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八回 雲在霄首誅袒日黨 金有聲始倡興東學

從來奸臣賊子，大抵不能久長。欺君犯上害忠良，皇天那能見諒？說起韓國臣宰，盡是個個奸黨。在霄發兵到那鄉，個個全把命喪。《西江月》罷，書歸上回。上回說的是那侯元首說出姓名，雲在霄聽說他是侯元首，急忙跑到後堂，見了安太太說道：「妹妹常念誦你那恩人長恩人短，今日你那恩人來到咱家了。」太太說：「是那侯元首嗎？」大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太說道：「現在那裡？」大人答道：「現在書房呢。」太太說道：「你快領我去見他。」於是他二人到了書房，太太一見元首在那邊坐著，衣裳襤褸。太太上前跪施禮說道：「恩人到此，有所不知，望祈恕罪。」元首愕然不知所為，忙說：「太太錯認了人啦。我與你有何恩？」太太說道：「恩人忘了奇峰山日本人劫道的事了嗎？」元首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你就是安太太嗎？」安太太說道：「正是。」安太太又問道：「恩人怎麼到此？」元首說：「太太要問我怎麼到此，真是讓人一言難盡了。」

侯元首未從開口帶悲容，尊了聲：「太太在上聽分明。只因為那年我把日本打，傷了他們賊徒好幾名。日本人因此懷下不良意，一言要害我的活性命。黃海道交涉衙門把我告，他說我搶奪財物來行兇。任忠賊准了他的狀，派公差拿我元首把命頂。多虧了黃氏伯雄把信送，我這才帶領姪兒躲災星。伯雄他表叔在此作提法，我三人帶著財物這邊行。那日到了劍水驛，我們三人宿店中，該著是我們三人命不好，那伯雄劍水驛上染病症。伯雄他一病病了一年整，將銀錢花了一個淨打空。行李馬匹全賣淨，我又在長街賣字為營生。賣字遇見陳月李，他命我到他家中教兒童。因此我劍水驛上把館設，將伯雄接到我學房中。到後來伯雄病好平壤去，我叔姪就流落在劍水城。教書到了一年整，又見了學生名張英。偷盜東西被我打，吃了毒藥歸陰城。張家因此將我告，我這才受罪牢在獄中。陳月李上下與我來打點，才將我搭救出火坑。各學生每人幫我錢十吊，我叔姪才能往這邊行。上月到了這城內，聞人說提法李正把官升。李正升官全罷去，我叔姪又撲了一個空。無奈又在長街把字賣，到夜晚宿在城北古廟中。聞人說伯雄也隨李正去，我叔姪無錢不能那邊行。適才問賣字從此過，看門首貼著招師榜一封，我效那毛遂來自薦，也不知大人肯容不肯容。」元首他說罷前後話。

話說侯元首說罷前後一片言語，老安人從那邊歎道：「這都是為我母子，讓恩人受了這些折磨，讓我母子怎麼忍的？」雲大人也從那邊說道：「元首先生到此，真乃是天然有分，就在我家中教這幾個小孩兒吧。」遂又叫家人到北古廟中，把寇珍接來，與他叔姪換上新衣服。於是擺酒宴慶賀，先生飲酒之間，在霄說道：「這幾個兒童，就教先生分神了。」元首說：「若不棄嫌，僕自能盡心教誨。」在霄說：「先生說的那裡話來？」當日天色已晚，將他叔姪安排在書房安歇。

第二日，安重根、雲在岫、雲落峰、寇珍一齊拜了師，眾人上學讀書。又呆了幾日，陳月李聽說元首又教了書，遂把他的兒子陳金思，姪兒陳金暇送來，後又有岳公、孫子寄、王慎之、蕭鑿、趙適中一班人，全從元首受業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寇本良兄弟，騎著那馬，走一晝一夜，就離平壤落二三百里路了，尋思後邊退（追）兵也不能有，遂到了店中打打尖，喂喂馬。又走二天，到了平壤城內，找著雲府。兄弟二人下了馬，見一個門軍在那邊站著，本良上前說道：「你去上內傳稟你家大人得知，就說有漢城寇府來人要見。」門軍進去報於在霄。在霄說道：「讓他進來吧。」於是將本良兄弟領進去了，見了在霄。在霄認得是寇本良，說道：「姪兒怎麼到此？」又指著本峰說道：「此小兒是何人？」本良答道：「我叔父儒臣的兒子本峰。」在霄說道：「你兄弟二人為何到此？」本良長歎了幾聲說道：「伯父不知，聽小姪道來。」

本良開言道：「伯父你是聽。問我怎到此，讓人痛傷情。」寇本良未從開口淚珠橫，尊了聲：「伯父大人細耳聽。從那年跟著法美打一仗，咱們朝中只到如今未安寧。先有那金氏宏集來賣法，後又有金玉均來狗奸雄。暗地裡勾引日本把京進，殘殺黎民百姓害公卿。到後來宏集奸臣開了斬，金玉均也逃奔在日本東京。閔娘娘皇官以內把政掌，這幾年國中稍稍得太平。那知道又出個奸賊樸泳孝，他與那日本勾手胡亂行。滿朝中臣宰全與他一黨，將天子皇后全都一旁扔。閔娘娘看出奸賊無好意：暗地裡將叔父召進宮。想只要除了奸臣那一黨，只怕著現在手下無有兵。因此才皇后親自寫了一封信，他命我伯父這邊來班（搬）兵。前夜晚娘娘出官未回轉：想必是被那奸臣把命坑。也不知那個機密怎麼漏，奸臣們一齊行了凶。樸泳孝金殿以上奏一本，他言語我叔父與你反心。立逼皇上把旨意下，領人馬來到我們的家中。將我的一家人口全綁去，大略著難保那命殘生。寇本峰送我出城外，所以未遭奸賊毒手中。後有那李樹蕭與我們把信送，又賜我一匹馬追風。因此我們兄弟才逃了難，望伯父快快與我報冤橫。」說罷又把那娘娘的信遞過去，雲大人拆開從上看分明。大略著沒有別的事，也就是讓在霄發兵除奸佞。雲在霄聽說前後一些話，不由的無名大火望上升。手指著漢城高聲罵，罵了聲：「樸泳孝來老雜種。娘娘，寇氏與你何仇恨，你要害了他們活性命。我今不把你們除治了，枉在陽間走一程。」說著惱來道著怒，令旗令箭拿手中。立刻問點了十萬人共馬，剋日就望漢城行。這日正然望前走，忽見那迎面以上來股兵。

話說雲在霄當日聽著這個信息，對著本良說道：「你家人大概是被害了，你兄弟兩個，就在這唸書吧，我就與你們報仇去。」本良兄弟遂上了學。

在霄就點了十萬人馬，撲奔漢城而去。這日正望前行，只見迎面來了一伙人馬，約有一千餘人。在霄命探子去探。探了一回，回來說道：「他們說是領皇之意，調大人的。」在霄說：「不用說了，一定是那奸臣的一黨。等到跟前，你們全與我拿住！」趕到了跟前，忽拉一圍，把他們全都拿住了。

霍建修說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兵丁，敢綁天子親使！」在霄說：「甚麼親使不親使的？」於是命兵丁紮下營寨，將霍建修帶上來，在霄問道：「你找什麼親使？」建修說：「我奉天子命令，上平壤調雲在霄，你們快快將我放了，要誤了大事，你們可擔罪不起。」雲在霄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就是雲在霄，你調吧。我知你是樸泳孝的一黨。我且問你，那寇儒臣家怎樣？」建修說道：「全都斬首了，只有兩個家人，一個公子，不知那鄉去了。」在霄又問道：「何人說儒臣與我謀反？」建修不說。在霄說：「你著實說來，我饒了你的命，要不然，我斬你的首。」建修無奈，就將樸泳孝造假信的事由，說了一遍。在霄又問他說：「那閔娘娘是誰害的？」建修說：「不知道了。」

在霄說：「軍士們與我推出去殺。」建修慌忙說道：「大人別忙，我知道了！」在霄說：「你知道快快說來！」建修遂將怎麼定的計策，怎麼殺的，將屍首扔在那井裡，一五一十的全都說了。

在霄這才將霍建修綁上，拉在車上，到了漢城，先將樸泳孝全家拿住，又將那鄭秉夏、趙義淵、禹范無、李東鴻、李范東、李臣孝、權榮重那些個奸黨全都拿住，聯霍建修一齊綁到法場斬首。又將娘娘的事，奏明天子。天子命人在井中，將閔皇后屍首擲出成殮，又將寇儒臣家的屍首，找著成殮，在一個大棺材內，拿著樸泳孝與霍建修的靈祭奠了，將寇家的棺槨埋葬了。雲在霄辭別天子，回到平壤。正是：

朝中奸黨才除盡，全羅禍水又生根。